

經玩

經考卷一

休寧戴震記

重卦

張懐瓘曰先賢說八卦非伏羲自重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伏羲自重之驗也易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故易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又伏羲自重之驗也

程大昌曰周官紀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夏也歸藏商也夏商之世八卦固已別為六

薨字當作選字

十四矣

王弘撰曰、孔子言伏羲始作八卦因而重之、其為伏羲重卦無疑、若復別有人、孔子、豈得無一言乎、又如八卦相錯、明八卦已錯為六十四矣、

顧炎武曰、攷之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為六十四者、不始於文王矣、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

迴當作迥

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程迴曰連山歸藏宜與周易數同而其辭異先儒謂周易以變者占非也連山歸藏以不變者占亦非也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衛元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式以不變者占也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此固二易辭也既之乾則用變矣是連山歸藏或以變者占也

顧炎武曰連山歸藏非易也而周官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猶之墨子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

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

易取變易之義

胡瑗曰、易繫辭云、易窮則變、變則通、又云生生之謂易、是大易之作、專取變易之義

程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

朱子曰、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朱子語類、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

上爲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爻陰〻爻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

按易之名、惟取變易之義、故四營而成易、謂之變也、變易之義、足以盡之、朱子兼交易爲言、就成卦以後圖位明之耳、變易中能兼交易、聖人命名、祇歸於一、漢人謂一名而含三義者尤踈遠、

彖辭爻辭

孔穎達曰、周易繫辭凡有二說、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準此

諸文、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因而演易、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為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為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續等、並同此說、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文統子業故也、

劉安世曰、文王拘於羑里、而演六十四卦之辭、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也、非重六爻也、至

於文辭則恐周公所作若文辭是文王作不應曰王用亨于西山又不應曰箕子之明夷也

九六七八

周易乾鑿度陽動而進陰動而退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消也九六爻之變動者繫曰爻效天下之動也

孔穎達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以揲蓍之數九遇揲則得老陽六遇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張氏以為陽數有七有九陰數有八有六

但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質而不變、為爻之、本體、九為老陽、六為老陰、爻而從變、故為爻之別名、沈括曰、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六為老陰、其九七八六之數、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耦、少為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為震、中為坎、末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

一多則一多爲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

朱子曰、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著之法、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陰陽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之用九用六、正謂此也、

又曰陽奇陰偶故七九爲陽六八爲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爲老而七八爲少、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爲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爲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

又曰、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定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

顧炎武曰、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之義也、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杜元凱注謂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者非、晉語、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本卦為貞、之卦為悔、沙隨程氏曰、初與四五凡三爻變、其爻不者二三上、在屯為八、在豫亦八、今即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

用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也、占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繫之九六、歐陽永叔曰、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得之矣、

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亦是舉九六以該七八也、朱子謂七八之合、亦三百有六十也、（乾遇七則一百六十八、坤遇八則一百九十二、）

按大衍之數五十、虛一而用四十九蓍、分而為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凡四營成易、是為一變、掛扐

所得、非五則九、去其初掛之一、或四爲八也、四者一其四爲奇、八者兩其四爲偶、除一變得數、復合見存之策而四營、掛扐所得、非四則八、是爲再變、除兩次得數、如前合見存之策而四營、掛扐所得、亦非四則八、是爲三變、合三變乃成爻、三奇曰老陽、三偶曰老陰、一奇二偶曰少陽、二奇一偶曰少陰、此驗於掛扐之數、而知之者也、老陽數九、而其策三十六、老陰數六、而其策二十四、少陽數七、而其策二十八、少陰數八、而其策三十二、此驗於過揲之數、而知之者也、陰陽老少、所以別其成爻之有變有不變而已、說者假

乾坤六子以明之言乾坤以喩老陽老陰言六子以喩少陽少陰、其進奇偶未得成卦、泥於辭觀之則惑矣、

十翼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

漢書藝文志、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

漢書儒林傳、費直、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當作之）言解說上下經、

魏志、高貴鄉公問、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

問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違、而注連之、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奥遠、非臣所能詳盡、

隋書經籍志、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内女子得之、

孔穎達曰、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為孔子所作、先儒更

無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為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

又曰、夫子所作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王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辭象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

本亦有圖題
東原所自加
今邵二雲朱
年所[illegible]不甚依
本多偶用呈
年補之如吳仁傑
已下是也

程迥曰、朱待制新仲嘗謂迥曰序卦非聖人書唐
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
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今序卦亦出於經
可知也

吳仁傑曰、費直易首去彖象傳繫辭傳之目但總
一傳字加於彖傳之首、王弼王肅易皆存傳字蓋
於此

又曰、費直易亡章句、祟文總目序云、以彖象文言
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按鄭康成易以文言說卦序
合為一卷則文言雜入卦中康成猶未爾非自費

始也、直本傳云、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解經但用彖象繫辭、漢書本誤以之言字為文言耳、然彖象繫辭之名、一沒不復、汨亂古經、則始於此、

朱子曰、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則魏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

注、馬鄭相去不遠、蓋做其意而為之爾、孔穎之言曰、夫子所作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雖未免於有失、而謂輔嗣分爻之象、以附當爻、則為得之、王弼注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爻弼之所自分也、

馬椅曰、鄭氏易隋志九卷、唐志十卷、不知何緣增一卷、崇文總目止有一卷、惟文言說序雜合四篇、餘皆逸、旨趣淵確、去聖人未遠也、中興書目亡、

俞琰曰、隋經籍志云、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今韓康伯注本、以說

卦三篇分出序卦雜卦、則序卦雜卦之名、蓋始於康伯也

問若璩曰、余嘗謂左傳左氏作、非左丘明、蓋左氏六國時人、習聞闕里遺言、而樂稱之、故每於孔子前人、不覺以易論語之文、散入其口中、此自是其文之所至、非當日本然也、如襄九年穆姜舉元體之長也、已先文言有之、豈孔子襲穆姜、乃撰穆姜語者、用孔子耳、而代之後先、事之虛寔、有不暇顧、或者猶以歐陽公書為據、余請更以事徵之、千古聖人、莫過孔子、孔子所著書、莫如論語、言學莫大於仁、言仁莫精於顏

淵仲弓問兩章據昭十二年則克己復禮仁也為古志之語據僖三十三年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為臼季所聞皆先論語有之豈孔子於二子定規規然取陳言以應之乎必不爾也

按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云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十二篇者三家所同也隋志以說卦三篇為宣帝時河內女子所得據史記世家已有說卦之稱則武帝時太史公已見之不可謂漢初無說卦也漢書已明言序卦鄭氏易有文言說序雜四篇而俞琰謂序卦雜卦之名始於韓康伯

亦考之未詳

又按吳氏正漢書文言爲之言致雉陸德明易釋文於繫辭上篇題下云王肅本皆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肅所注亦費氏易未嘗省去繫辭之目也而吳氏謂費直易省去彖象繫辭之目但總以一傳字加於彖傳之首者此後人誤解漢書傳會爲之漢書但云費氏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仍是經二篇傳十篇但不自立訓詁章句其解說經即用傳意明其當時口授學徒如此何嘗汩亂古經沒彖象繫辭之名乎使如吳

氏所云則劉向班固皆當言與篇題與古文與契凡
以改易古經咎費氏皆不察之論也
又按鄭氏易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猶合爲一卷則分
文言入乾坤二卦後亦始于輔嗣也唐李鼎祚集解
又分序卦於各卦之前如詩書之序伊川易傳則于
卦辭前引序卦傳兼論上下兩體與李氏同意
又按隋志言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易說卦三篇書太
誓一篇本後漢王充房宏等之說劉歆移書太常博
士只云太誓後得不繫何年說卦三篇宜與之同時
而得但武帝世已有不當宣帝世耳易以卜筮得不

禁。而漢初失說卦三篇者。考說卦序卦雜卦。辭。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傳。聞。漢武帝時博士集而讀之。合於上下經彖象繫辭文言。為易經十二篇。猶以太誓合於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為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也。序卦雜卦雖各自為題。統而言之。固可謂之說卦三篇。先儒合為十翼。遂一歸孔子。而無敢異議矣。

易為卜筮而作

朱子曰。大抵易之書。本為卜筮而作。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

又曰、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决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為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叩而决者、使以所值之辭、决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辭、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貞夫一而不謬於所之也、

又曰、卦爻之辭、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

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

理象數

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

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朱子曰、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伏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惟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

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若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於大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

遷欲忘之也

卦變

蘇軾曰、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而其最著者賁之彖傳也、凡易之所謂剛柔往來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

朱子曰、卦變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旨也、如剛來柔進之類、是就卦已成後推說、非謂先有彼

卦、而後方有此卦也、

顧炎武曰、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蘇軾王炎皆同此說、

江脊齋先生曰、文王之易、以反對為次序、否反為泰、三陰往居外、三陽來居內、故曰小往大來、泰反為否、三陽往居外、三陰來居內、故曰大往小來、彖傳所謂剛來柔來者、本此需反為訟、需之九五來為九二、而得中也、蠱反為隨、蠱之上九來為隨之初九下於

二、三、之柔也、初九為成卦之主、文辭謂之官、官者主也、隨反為蠱、隨之初九、上、而為上、九、隨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者、居上、不任事、陰柔者、居下、為卦主、是、以成蠱、賁反為噬嗑、賁之六二、得中上行以為六五、亦得中也、噬嗑反為賁、噬嗑之六五、來為六二、而文乎初與三之剛、噬嗑之初九、上為上九、而文乎四與五之柔也、噬嗑與賁、皆剛柔分之卦、分剛者分其三之一之剛也、柔來文剛、柔居中而剛不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剛在上、僅令柔不過而已、故小利有攸往、復亨剛反、此句亦以卦變為義、剝反為復、剝之上

九反而為初九也反亦來也因卦為復故謂之反大畜反為无妄大畜之上九自外卦來為初九而為主於內卦也外者反卦大畜之外卦非本卦之外卦也諸家有謂无妄內卦之初九自外乾卦之初爻來外乾卦之初爻未嘗變動何以此爻自彼爻來耶无妄反為大畜无妄之初九上為上九而尚乎六五之賢也恒反為咸恒之初六上而為上六恒之九四下而為九三也咸反為恒咸之九三上而為九四咸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咸恒相反二卦之辭亦正相反以此益知卦變取諸相反之卦明夷反為晉明夷之六

二進而上行為六五也家人反為睽家人之六二進而上行為六五也解反為蹇解之九二往而為九五也蹇反為解蹇之九三往而為九四得五上二陰為衆蹇之九五來為九二而得中外卦一陽得二陰即為得衆不必坤而後為衆也益反為損以益之初九為上九是為損下益上其道自下而上行也本義以此為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損反為益以損之上九為初九是為損上益下自上而下下也損以上爻為主益以初爻為主觀爻辭可知本義以此為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萃反為升萃之三陰爻升而為上卦

也、上、三、陰爻、雖同、升、當以六五為主、下、云、剛中、而應、謂、九、二、應、六、五、也、革反為鼎、革、之、六、二、進、而、上、行、為、六、五、也、歸妹反為漸、歸、妹、之、九、二、往、而、為、九、五、歸、妹、之、六、三、往、而、為、六、四、皆、為、得、位、之、正、下、云、其、位、剛、得、中、也、則、尊、以、九、五、言、之、諸家有謂自二至五四爻皆待正位者、然、曰、進、曰、往、皆、指、上、卦、之、爻、二、三、非、所、論也、節反為渙、節之九五、來為九二、節、之、六、三、往、為、六、四、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九五、也、卦有反對、不可反者八卦、可反者五十六卦、上下經以此為序、天道人事、皆以相易而相反、又以相反而復初、此易中一大義、

凡云往云上者、皆自反卦之內卦轉入外卦、云來云下云反者、皆自反卦之外卦、轉入內卦、〻名、亦有翻轉取義者、如復之下一陽從剝之上一陽來反、故謂之復、升之上三陰從萃之下三陰上升、故謂之升、夫子於繫辭傳言之曰、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正謂此也、朱子本義、以卦變言者十九卦、今推之、當有二十二卦、如此例、五十六卦皆可以此取義、然不必皆然者、所謂不可為典要是也、宋時薛氏溫其、於蹇解二卦云、諸卦皆指內為來外為往則此往得中謂五也、蹇解相循、覆視蹇則為解、九二

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也、來復得中、中在內也、此說正得反卦取義之意、惜未徧推諸他卦、宋熙寧間、蜀人房審權易義海已收之、按李鼎祚集解引蜀才虞翻荀爽諸人論卦變某卦本某卦者、近于穿鑿、而王弼孔穎達之說、又虛而無據、穆子偕舉賁卦發其義、剛柔往來相易、皆本諸乾坤、伊川易傳同此說、朱子專主相比之兩爻相易、江先生主序卦之反對相易、然損之六三爻辭云、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似指本卦上下體、而賁之彖傳、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指上下體、則

分、字、尤明、主、反對則不免費辭也、大致覺辭所稱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者、或兩卦反對相易、或卦之兩體上下相易、兼二說乃備（上下兩體、王拱東曾論之、但引據未當、）

互體

朱子曰、以二三四為一卦、又以三四五為一卦、爻辭取象、或以上下正體之卦、或以中間二互體之卦、春秋左傳所載占筮、間取互體、漢魏以來、諸儒說象每取互體、蓋易中取象之一端、不可廢也、

又曰、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

王應麟曰、京氏謂二至四為互體、三至五為約象、儀禮疏云、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胡炳文曰、本義謂雜卦傳自大過以下、或疑其錯簡、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愚竊以為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此蓋指中四爻互體而言也、先天圖之左、互復頤既濟家人歸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過未濟解漸蹇剝坤八卦、此則於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四卦、於左取頤既濟歸妹夬四卦、各舉其半、可兼其餘矣、姤於乾、終於夬、夬之一陰決盡、則為乾也、

顧炎武曰、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其說已見於左氏、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四爻變故)艮為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初何嘗有互體之說、

文曰、晉書荀顗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

不論互體故爾、

又曰、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五六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〻者合兩爻為一爻、則似之也、又謂頤初九靈龜是伏得離卦、然、此又剏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三至五成兌、〻為羊、故爻辭並言羊、

按屯之六三、即鹿无虞、應劭風俗通義論林屬於山為麓引之、虞翻云、即就也、艮為山、山足稱鹿、蓋以三四五成艮、取互象、凡言互卦類此、若雜卦傳末簡以韻協之不誤、而卦不反對、先儒因以互體為之說、則

大過之初二三成巽、二三四成乾、是為姤、上初二成艮、初二三本成巽、是為漸、五上初成震、上初二成艮、是為頤、四五上本成兌、五上六成震、是為歸妹、三四五成乾、四五上本成兌、是為夬、此自大過已下之次第也、別為互卦之一例、又自二至五互之、則復為乾矣、其說至巧、雜卦傳者信為孔子所作、竊疑聖人之言、不如是之巧也、

宋儒復易古本

尤袤與吳仁傑書曰、頃得呂東萊所定古易一編、朱元晦為之跋、嘗以板行、乃與左右所刊呂汲公古經

無毫髮異而東萊不及徵仲嘗編此書豈偶然同耶董真卿曰呂氏周易古經上經第一下經第二上彖第三下彖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繫辭上第七繫辭下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其所次序本末並與東萊定本同但東萊只分上經下經而無第一第二字又東萊稱彖上傳第一至雜卦傳第十小有不同爾

洪常曰周易序次有古經今經之異程子因今經作傳朱子因古經作本義後世以本義附於傳而一之故今本義之序亦今經也奉化邑庠教諭成君矩謂

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乃獨刻本義傳於世
吳肅公曰、成化時教諭成矩、始刊今易、注從朱而書則從獨、襲名為本義、其實非朱子之書、
顧炎武曰、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為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其凡例曰、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是也、於是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混亂
朱彝尊曰、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朱子本義用呂伯恭本、原不相同、自充齋董氏合之、移朱子本以就程

子之書明初兼用之取士其後學者多置程傳專主朱義於是姑蘓成矩叔度為奉化教諭削去程傳乃不更正以從朱子之舊當新録時楊文懿守陳序之有云是編具朱子元本亦以便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文懿蓋心非之而不能奪也

按呂微仲考定古易在元豐五年晁以道呂伯恭之夲俱出其後微仲伯恭所定與唐孔沖遠言鄭學之徒數十翼者合凡異此者可以此斷其未盡合乎古矣又按宋寶祐中克齋董楷正叔纂集周易傳義附録紛亂朱子本義元本寔始于此

經考卷二

休寧戴震記

伏生所傳尚書二十八篇

虞夏書四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商書五篇、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耆、微子、周書十九篇、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毋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肸誓、甫刑、文侯之命、秦誓、

孔臧曰、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

沈翮選曰、伏書以堯典合舜典、皋陶謨合益稷、盤庚合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皆不可易、欲合百篇之

數者乃強分之非也

今文尚書

史記儒林列傳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

伏字後多誤伏

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

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漢興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漢書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一卷師古曰此二十九

（卷伏生傳授者）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
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
小夏侯氏立於學官
漢書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
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歐陽大小夏侯氏
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由是尚書世
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
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蕑卿蕑
卿者倪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
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王充曰尚書本百篇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
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
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八篇伏
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
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
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
篇始定矣

孔穎達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
本

又曰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

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

内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文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

又曰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

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朱子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

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定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文有不可曉者、

馮班曰、藝文志、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傳明矣、儒林傳伏生教濟

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千乘人、事伏生、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則是歐陽夏侯二家、漢人列於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非鼂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伏生有孫則應有子、何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伏生年已九十餘、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何至鼂錯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屬讀之耶、某曾身至濟南穎州、其語音絕不相遠、雖古今或異、大略亦可知、何至語言不相通耶、

閻若璩曰、史記儒林傳、敘伏生今文末云、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此指安國通今文、下另敘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班固於周霸三人、皆去孔安國、專歸古文、甚失遷之意、

朱彝尊曰、按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司馬氏班氏古之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雜之其中也、故王肅云、太誓近得、非其本經、竊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故馬鄭因之、亦總為一卷、惟緣藝文志云經二十九

卷後儒遂以泰誓篇混入爾、

又曰按古者書序自為一篇、列於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至孔氏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序傳並出、不知別録暨馬鄭傳訓皆有之矣、予故疑二十九篇其一是序也、

按伏生之書、初出屋壁、幷民間得大誓、共二十九篇、武帝時博士、合以教授、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為今文、而孔壁所得者、即許氏說文解字敘所云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者是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

非科斗書僞作孔安國書序者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此襲東漢衛宏使女傳言教錯之說儒者未深考不知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史記漢書皆云伏生壁藏之漢興即以教齊魯之間非徒得之記憶亦無使女子傳言事伏生書無大誓而史乃言二十九篇必是時已於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益以大誓共爲博士之業故大小夏侯各二十九卷以大誓爲武帝末始得或云宣帝初並相傳失寔也朱彝尊疑二十九篇其一篇爲百篇之序使伏生書已有是序則伏生傳授時已知有百篇何以孔藏乃云

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不知其有百篇耶

又按晉書衛恒傳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由其言觀之壁中書乃古文非科斗書凡漢魏晉間人所稱得科斗文字本皆古古文因時人不知而謂之科斗書耳邯鄲淳傳古文書法非爲科斗書失其法者聞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此效科斗形爲之轉失古文法也

虞夏同科

孔穎達曰、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揚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則可證西漢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為二者、杜元凱左傳注僖公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三句、注曰尚書虞夏書也、則可證西晉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為二者、逮東晉梅氏書出、然後書題卷數篇名盡亂其舊矣、

帝王名號

顧炎武曰、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胡文定修春秋劄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為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攷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胤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啟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有以十干為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號以代其名、白虎通曰、殷質、以生日名子、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皆以為書篇之名、惟其號也、自天乙至辛皆號也、

商之王、者號不著名、而名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武庚亦是號、祿父乃名也、號則曰湯曰紂、則亦號也、孔氏西伯戡黎序傳、受、紂也、音相亂、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微子之命言乃祖成湯、多士、言商先祖成湯、皆對其臣子稱之、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玄王、曰武王、而謚五矣、曰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成湯、曰寧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浸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之盛者、有謚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謚、自天子達於卿

大夫美惡皆有謚、而十干之號不立、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商人之稱、陸淳曰、史記世本、厲王以前、諸侯有謚者少、其人後乃皆有謚然、王季以上不追謚、猶用商人之禮焉、此文質之中而臣子之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與、胡渭曰、按周禮外史達書名於四方、鄭康成注云、書名、堯舜禹貢之類、夫書名達於天下、常為人所稱道、而顧以君名著、何也、蓋記當時之言動、君不不可與臣俱名、故名臣而稱其君曰帝、臨中稱名者唯堯端曰、若稽古帝其、書名則垂諸簡策、以詔來世、與叙述之文不同、故二典、謨貢、不嫌以名著也、或曰、史遷云舜名重華、禹名文

命由此推之則放勳亦名也孟子再稱放勳屈原三稱重華堯舜禹豈有二名哉曰放勳重華文命皆號也而亦可謂之名閻百詩曰名者號也言舜號曰重華禹號曰文命云爾孔疏云人有號謚之名余謂名曰重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謚之名也皆得謂之名然則典首之上曷不繫以號曰上古淳樸無嫌於名故不必以號著也商則稍有所嫌矣湯號也亦曰成湯武湯與放勳重華文命同其名曰履論語云予小子履是也避名著號故書有湯征湯誓湯誥商人以十干為號自上甲微始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者
十干之號、微其名也、湯號天乙、而更有美號、故以湯
著、後王無他美號、則亦以十干之號著、而不名、故書
有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又有廟號、太甲
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故書有高宗肜曰、
高宗之訓、太甲三篇、及身而作、史亦不追改也、高宗二篇、據殷本紀為箕子祖庚時作、故稱扇覘、序以為祖己訓高宗、誤也、周人以諱事神、死
則制為諡、以易其名、故書有康王之誥、以諡著焉、文侯之命、臣亦稱諡、據左傳成王命魯公以伯禽、命唐叔以康誥、伯禽、唐誥、蓋誥命篇名也、文侯之命、初亦當類此、其以諡著者、蓋史所追改、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
質、不勝其文、即書之所以名篇、亦可得其梗槩矣、

當作胃末

當作玄武

堯典中星

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此終古不變者也。星鳥、星火、星虛、星昴、此列星之舉目可見。千百年乃覺其大差。隨時為書以示民者也。（如夏小正、月令之屬）二者相為經緯。夏小正、三月參則伏、伏也者、日所在不可見也。三月日在參、（穀雨時）則二月在昴、（謂末昴初、春分時）正月在奎、（奎末婁初、雨水時）奎、婁、降婁也、昴、大梁也、參、實沈也。大梁西沒、必大火東陸、鶉火值南、玄枵處北、四正之位、各協其方。（東方蒼龍七宿、青星大火、析木之津。北方主成七宿、星紀玄枵、娵訾之口。西方白虎七宿、降婁、大梁、實沈。南方朱鳥

七宿、鶉首、鶉火、鶉尾、四正摘餘莫不協矣然。則。列。星。四。象。辨。自。羲。和。仲。春。初。昏。二。十。有。八。舍。不。違。天。部。也。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南門兩大星橫亢下、壽星次也、南門正則壽星值南矣、五月壽星迤而西、大火值南、故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曰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南、鶉火必淪西、蓋五月、日在七星、時夏至而四月在東井、小滿時六月、在翼、時大暑東井、鶉首也、七星、鶉火也、翼、鶉尾也、夏小正八月辰則伏、辰也者心也、伏也者日所在也、八月日在心、秋分在氐末房心初秋分後在心則七月在角、時處暑九月、在箕、時霜降角、壽星也、心、大火也、箕斗之間為漢津、

析木之津也太火西沒則玄枵值南故虛中七月初昏壽星西沒降婁東陞故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織女恒鄉降婁也十月星紀東陞而旦降婁處北故夏小正曰十月織女正北鄉則旦蓋十月日在斗（小雪時）十有一月在虛（冬至時）十有二月在營室（大寒時）斗星紀也虛玄枵也營室東壁連體四方似口娵訾之口也玄枵西沒則大梁值南故昴中說者或謂斗牽牛為列星之紀首故曰星紀考周初冬至日在牽牛至周末則在斗皆星紀之次由是覩之日月之行起於斗牽牛特周之星象古籍存者惟夏小正與

堯典合、周初列星東移已及一次、今更移一次矣、虞夏。冬。至。日。月。之。行。起。玄。枵。正。中。今。起。析。木。之。津。正。中。皆。非。星。紀。序。首。也。十。二。次。之。名。必。周。時。始。定。堯典曰鳥、謂七星曰火、謂心曰虛、曰昴、據當時所有之名言之、先儒謂或舉一象、或舉一次、或舉一宿、未然也、猶之、古但、有、分、至、啟、閉、後、人、遂、定、爲、二、十、四、氣、而、或、存、古、名、或、五、新、名、事、正、相、類、凡列星東移、晉宋已來、謂之歲差、以。日。星。每。歲。相。校。而。差。非。天。行。有。差。也。大。致。二。千一。百。年。差。一。次。據。乎。堯。典。星。象。爲。首。二。萬。五。千。餘。年乃。後。此。象。度。夏。第。一。紀。周。第。二。紀。今。第。三。紀。云。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古測天之器其製不傳後世渾天儀設璣衡以擬其
名未有能寔得古製者也楊雄法言或人問渾天於
雄雄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
幾乎莫之違也渾天之學得此三人者創始為之器
而蓋天宣夜二家莫之能述遂失其傳為渾天者依
放古名釋帝典者援擿漢製故似同而異似是而非
考諸周解有北極樞又曰正北極及北極璿璣之名有七
衡六閎冬至日當外衡夏至當內衡春秋分當中衡
之規璿所謂北極樞者今之赤道極也亦曰赤極隋書天文志所

云不動處即魯論爾雅之北辰所謂北極璿璣者今之黃道極也亦曰黃極吴太常姚信昕天論所云冬至極低夏至極起指此釋周髀凡数家未嘗北極璿璣何指盖其名出於古逺世所莫聞因思虞夏書之璿璣注徒以為可旋轉曰璣不得其本象夫在天有赤道極為左旋之極又有黃道極為右旋之樞自中土言之皆在北方故通曰北極赤道極不動黃道極每晝夜左旋環繞之而過一度古度法每一歲而周四游冬至夜半北游所極春分夜半東游所極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西游所極是赤道極者又為黃道極之樞也惟其然故周髀謂赤道極曰北極樞而黃道極無其名乃取諸

測器之名以命之周是知唐虞時設璿璣動運於中
以擬夫黃道極者也衡橫也橫帶中圜以界黃道古
有分至啟閉謂之八節分者春分秋分至者冬至夏至啟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
立冬準以設衡其五衡與外衡內衡發數所極至也外衡
日發南所極冬至內衡日歛北所極夏至中衡南北之中是為赤道分也
自外入內交於赤道春分自內出外交於赤道秋分自南數北入次四衡為春
入次二衡為夏當其衡啟也自北發南出次二衡為
秋出次四衡為冬當其衡閉也周髀之七衡則準于
中氣十有二其衡之名暨其規法由來遠矣日月五
星謂之七政出鄭康成注孔傳同乃魏晉閒人為之竊取於鄭注者後儒

悉從之、伏生尚書大傳則曰、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司馬子長作天官書、馬季長注尚書、文以為北斗七星、三說參差、惟鄭近是、然稽之於古實無明證、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星謂中星、初不及五緯、洪範五紀所云星辰同於堯典、孔穎達曰、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為候、其說得之、五星至後代歷家推測漸詳、唐虞時恐未及此、即推之不失亦非定四時成歲做閏何以與日月並稱七政乎、帝王之道、莫大乎敬天勤民、天事遠不必盡知無傷於大智、如日月食、五星掩犯、聖人但懼而

修謷不求預知也此其意深其務切其道大其智遠
惟日月運行寒暑物候因之而變遷必察之治歷為準
以出政與之不違敬天勤民重人事也然則政之為
言據人事非據天事克命羲和終之曰庶績咸熙皋
陶謨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庶績之熙也凝也由政
之得宜而政之宜由順天歲月五辰而已凡所以順
天出政不外乎是禮運亦言播五行於四時天下事
物統以五行則無或遺序以四時則歸於順二者通
而一也推日月之運循五行之序於是有歲之政焉
分至啟閉是也（如祭祀大典禮及登臺書雲物之屬）有月之政焉正朔

疑失落
一十字

吉月是也聽朔朝廟之屬有木火金水五者之政焉法制禁
令宜於時而布其事是也分言之其政有七約言之
敬授民時而已五行所屬何者不舉而歲月有政聖
人所以奉天時謹其節也歷法久則必差非天變動
亦非法之當改渾圜至大數所難窮譬猶寸寸累之
至尺則差銖銖計之至兩則差故設器觀象與法相
濟使差數未覩者仍之差數既覩者修正之舜攝位
之初而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斯以見政無弗順
天在璿璣玉衡者審驗天行也以齊七政者齊人事
合天也庶績熙凝之本也至若五星之行無關授時

之大、在曆家積驗知之、豈所急哉

洪範五紀

協用五紀者、上、協、乎、天、行、以、下、協、人、事、故、曰、協、分至啟閉、紀於歲者也、以日躔發斂為本、朔望弦晦、紀於月者也、以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為本、昏旦中星、日躔月遂所在、紀於星辰者也、以周分十有二次及列宿之距為本、盈縮遲疾、進退消長之微、紀於曆數者也、以隨時測驗積微至著修正不失為本、洪範所陳、啟曆之大綱與、

康踏酒踏

閻若璩曰、武王往三十一日、回亦三十一日、共六十二日、仍餘五十七日在商、樂記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舜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正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者、蓋或有子孫而無爵土、或有爵土而無子孫、武王須求訪其後、以來、擇地以封之、此豈旬日可了、孟子滅國者五十、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須及商遺兵四出翦滅、以遂救民取殘之志、亦豈旬日可了、故五十七日、人以為久、吾以為速、仁山前編繫封康叔于殷東於是歲三月內、曰康誥云在茲東土

酒誥云肇國在西土、又云我西土棐徂、則此時武王似未來自商已前也、蓋武王克商、留處三月而後反、封康叔意此時與、最合、則康誥酒誥兩篇、並作于在商日、

逸書十六篇

虞夏書七篇、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征、商書六篇、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周書三篇、武成、旅獒、冏命、

史記儒林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漢興、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
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
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
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
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
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
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
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
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
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

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立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漢書儒林傳、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師古曰、少子、亦常字也、）常授虢徐敖、敖為右扶風掾、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

荀悅漢紀、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

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馬融曰、逸十六篇、絕無師說

孔穎達曰、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

六篇、〻、即、卷也、
按古文尚書增多之十六篇、不立學官、故當時只謂之逸書、如禮古經之三十九篇、當時只謂之逸禮、皆以不立、于、學官、為逸、逸、非、亡、之謂也、所以不立於學官者、則由、博、士、不、治、故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遂增入今文二十八篇、為二十九、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列於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遂未得立、

中古文

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劉

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楚元王傳、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安帝紀、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

儒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周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

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愈薦補博士、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杜林傳、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頎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

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傳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賈逵傳、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

鄭玄傳、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隋書經籍志、後漢扶風杜林傳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

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

孔穎達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

學而賤夏侯歐陽業
閻若璩曰、嘗疑鄭康成卒於獻帝時、距東晉元帝尚百餘年、古文尚書十六篇之亡、當即亡於此百年中、後讀隋書經籍志、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予然後知古文尚書、自康成注後、傳習者已希、而往〻秘府有其文、亦猶西漢時安國止傳其業於都尉朝司馬遷數人、而中書之古文、固具在也、

又曰當安國之初傳壁書也原未有大序與傳馬融尚書序所謂逸十六篇絶無師說是及漢室中興衛宏著訓旨於前賈逵撰古文同異於後馬融作傳鄭氏作注而孔氏一家之學槩然矣不意鄭氏而後寝以微滅雖博極羣書如王肅孫炎輩稽其撰著並無古文尚書豈其時已錮於秘府而不復流傳耶何未之及也然果秘府有其書猶得流傳於人間惟不幸而永嘉喪亂經籍道消凡歐陽大小夏侯學號為經師遞相講授者已掃地無餘又何况秘府所藏區區簡冊耶故古文尚書之亡寔亡於永嘉

又曰、牛弘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覆滅、為書之四厄、及予徵之兩晉、益合、秘書監荀勗錄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今不復傳、隋唐時尚存、故經籍志云、晉秘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是也、元帝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最舊簿校之、才十之一耳、古文尚書之亡、非亡於永嘉而何哉、

又曰、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校秘書、得古文十六篇傳問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

父徵定為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為張霸之徒所偽造不知張霸之徒所偽造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百兩篇不見於藝文志而止附于儒林傳傳云文意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並詔存其書後樊並謀反迺黜之曾謂馬融鄭康成諸大儒而信此等偽書哉

又曰安國古文之學其傳有四一傳於都尉朝〻傳庸譚〻傳胡常〻傳徐敖〻傳王璜塗惲〻傳桑欽王莽將立於學官璜惲皆貴顯惲又傳賈徽〻傳子逵〻數為肅宗言古文尚書詔選高才生從逵學由是古文遂行一傳於兒寬

按史記漢書儒林傳似孔安國在當時寔兼今文古文尚書而通之其為博士時自當授弟子以今文所謂蓋祿利之路然也至別有好古之士如馬遷都尉朝方從安國問古文所謂古文順不合時務是也兒寬初事歐陽生治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見尉史此非經學說明而得祿之階乎本不當襲寬於安國古文之下但近代有漢儒授經圖於歐陽生今文及安國古文下俱各繫以兒寬余仍因之未嘗改正云

一傳於其家孔僖傳所謂自安國已下世傳古文尚書是也

一傳於司馬遷遷書所載多古文說是也、東漢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雜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

又曰、鄭康成書贊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見孔穎達疏、先師棘子字頗不可解、徧檢南北監本、及近刻常熟毛氏本俱然、水經注、淄水引鄭志曰、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康成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

隱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康成自以淵源於安國、故冠子於安國之上、其不曰子孔子者、又所以別於孔子也、

朱彝尊曰、按古文出於孔壁、未得列於學官、惟孔安國爲博士以授都尉朝、於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攷諸史記於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於夏本紀載禹貢皐陶謨益稷甘誓文、於殷本紀載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文、於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於魯

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於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於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真古文也、

又曰、按魯壁古文、安國雖以授都尉朝倪寬司馬遷、當時頒行學官者伏生二十八篇、疑安國所授亦止於此、遷史本紀世家所載諸篇是已、若增多之書、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故自膠東庸生以下、至於桑欽、其師傳歷々可數、中如胡常塗惲東漢之初、頗有習其業者、然所授殆亦止二十八篇而已、

又曰北海鄭氏注群古文本扶風杜氏漆書初非安國壁中書也唐孔氏正義引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傳既宣之矣故衛賈馬三君皆治漆書非膠東庸生所傳本

又曰或出於蓋豫或本於杜林要非安國之書也

按孔氏古文尚書劉歆班固皆言安國獻之而遭巫蠱事未及施行是第獻其書而已初無安國作傳之事也其書既獻藏於秘府藝文志所謂中古文儒林傳所謂中書者是也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校理秘書

皆得見之而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融蓋
曾見孔氏古文逸篇但未聞有為逸篇解說者故云
亟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則武成而外國
見存矣隋志言賈馬鄭所傳惟二十九篇說者謂雖
全見古文而只解其今文所有立於學官者逸篇未
立於學官則不之解似為近之朱彝尊乃以蓋寬杜
林之書非孔氏古文然則東漢諸儒顧舍見存之
中古文而別求一書以當之豈昧昧若是耶今人知
東晉始出之古文為偽書而不知安國所獻秘府所
藏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所見及馬鄭所指之逸篇乃

別○一○眞○古○文○尚○書○也○惟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辨論最分明、

逸書舜典棄稷

閻百詩曰、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安、國、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載愼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又曰益稷據書序、原、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爲、逸、書、中、多、載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揚、子雲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

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謨嘉不然如今之虞書五篇皋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曾無一話一言流傳於代予雲豈鑿空者邪胡輕立此論蓋當予雲時酒誥偶亡故謂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賴劉向以中古文校今篇籍俱存當予雲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

按舜典棄稷在逸書十六篇之數孔沖遠言鄭於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大誓三篇為三十四則舜典棄稷二篇非分出者明矣

逸書湯誥

閻若璩曰、司馬遷親從安國問古文、故撰殷本紀曰、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郼、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凡一百二十六字、女無我怨下、有以令諸侯四字、詳其語意、殆為論功定罪誥戒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

之事也、蓋作、誓者、一、時作、誥者、又一、時也、

逸書武成

漢書律歷志、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覇、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月癸亥至牧壄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粤若、來三月、既死覇、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覇、死覇朔也、生覇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

武、成、篇、曰、惟、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鄭康成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朱子曰、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氏注劉歆所引、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

閻若璩曰、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際亡、當建武以前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其篇固具在也、故劉向著別録云、尚書五十八篇、班固志藝文、尚書五十七篇、則可見矣、

又曰、朱子嘗疑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而宗廟內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合、且庚戌至乙卯僅六日間耳、三舉大祭、數煩不敬、不知劉歆何所據而云爾、予謂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可為周一代之定制乎、果為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何解、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義文也、不過謂春禘秋嘗各有定期、不得煩瀆、非為初得天下、事多創興、今日祭此、明日祭彼者言、果爾、則召誥周公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何解、古者天子出征、所謂類帝宜社諸祭、要亦不過

数日、間、即、偏及、豈、得、拘、祭不、欲、數、遂曠、日、持、久、坐、失兵機、耶、余至此、始悟晚出武成、改丁未祀周廟者、欲合祭日、改庚戌柴望、不似漢志庚戌辛亥連日者避祭不欲數之文也、朱子又疑燎非宗廟之禮、此武成見周禮大宗伯職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而人鬼之禮只有六享、不聞以燎、不知閽人掌大喪、祭紀之事設門燎、司烜氏掌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月令季冬之月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正用于宗廟、朱子亦偶忘失、

按漢志三引武成、逸篇而、京、晉、始、出、之、武成、遺、其、二、

孔沖遠直目漢志所引為偽書、顏師古則還指為今文尚書、皆不察之論也、